

谈古埃及象形文字内外的语象关系*

陈永生

摘要: 象形文字是图像与语言双重编码的符号系统, 衔接了视觉和听觉两种知觉, 融观看和阅读于一身。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人类四大象形文字 (还有汉字、苏美尔文字和玛雅文字) 中图像特征最为突出的一种, 最典型地体现着图像与语言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体现在象形文字与所处图像场景的关系上, 也体现在象形文字内部意符和音符的关系上。本文通过一个图文并茂的古埃及浅浮雕分析这两方面的语象关系。充满了语图平面设计感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为语象合治的现代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无尽的宝藏和灵感。

关键词: 古埃及象形文字, 语象关系, 汉字符号学

On the Image-Language Relationship Inside and Outside Egyptian Hieroglyphs

Chen Yongsheng

Abstract: A pictographic writing system is formed by double codes: code of image and code of language. It connects both visual and auditory perceptions, and blends the process of viewing and reading. The 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 system is of the most prominent imagery feature among the four ancient pictographic writing system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字与古埃及文字比较研究”(13CYY047)的中期成果。写作过程中, 孟华先生曾提出极为宝贵的建议, 笔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 高善铭博士(Sam Goldstein)为摘要做了准确的英译, 孙梦雪同学协助整理分析了相关德文资料, 王梦雅同学在行文上给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 也一并致谢。

(Sumerian, Egyptian, Chinese, and Mayan), so it most typical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and language. That interaction lies not only between the texts and the surrounding scene, but also between the ideograms and the phonograms inside the writing system. The article analyzes those two aspects through an ancient Egyptian bas-relief containing both scenes and texts. The Egyptian hieroglyphic writing, which is full of graphic design, provide perennial inspir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emiotics.

Keywords: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s, language-image relationship, semio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DOI: 10.13760/b.cnki.sam.202002006

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成熟象形文字并不多，主要的有四种：汉字、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和玛雅文字。^① 说它们“象形”，是因为它们以描绘物像或事像的图符为元符号；说它们“成熟”，是因为它们能够逐词记录语言。这些象形文字最显著的符号学特征，在于它们是图像与语言双重编码的符号系统，衔接了视觉和听觉两种知觉，融观看和阅读于一身。

四种象形文字中，埃及圣书字（Hieroglyphic）的图像性特征最为突出，它使用的图符像似度较高，所绘物像也较易辨识。尤其与众不同是，这种最象形的书体在古埃及 3500 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与在其基础上草化而成的僧书字（Hieratic）和民书字（Demotic）^② 分工，专门使用于神圣庄重的场合，作为其他艺术形式（浮雕、塑像、壁画、建筑等）的必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美学价值和信息价值。相反，汉字甲骨文和苏美尔原始楔文（Proto-cuneiform）^③ 在衍生出其他简便书体后，便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借用王力先生的比喻，前一种书体演进关系可以称为“牛生犊式”，后一种可称为“蚕化蛾式”^④。

埃及象形文字对图像属性的坚守，使它最典型地体现着图像与语言、视觉与听觉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体现在象形文字与所处图像场景的关

① 赫梯象形文字（即安纳托利亚象形文字）也是已破译的成熟象形文字，但是其使用地域和影响较小。印度河谷文字（哈拉帕文字）很可能也是成熟的象形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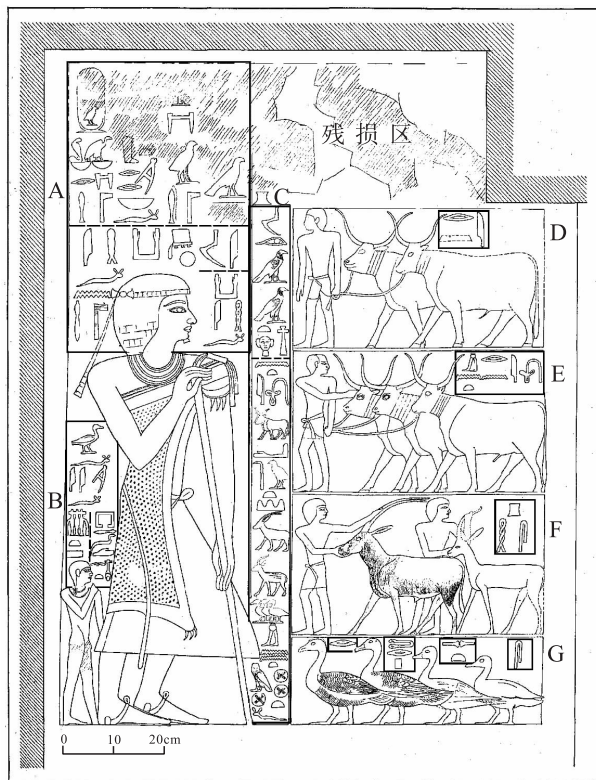
② 民书体产生较晚，是对僧书体的进一步草化。

③ 原始楔文是尚未变成楔形笔画的象形体阶段。

④ “牛生犊”和“蚕化蛾”都是王力先生在谈词义引申时发明的比喻。（王力，1980，p. 572）

□ 符号与传媒 (21)

系上，也体现在象形文字内部意符和音符的关系上。本文将通过一个图文并茂的古埃及浅浮雕（下图），分析这两方面的语象关系。



卡海夫祭拜堂北墙浮雕上的图像和铭文

(采自 Junker, 1943, p. 127, 笔者稍做了改动)

一、象形文字对场景的补充

我们要讨论的浅浮雕来自古埃及第六王朝（约公元前 2345—前 2181 年）官员卡海夫的马斯塔巴墓^①（参考 Junker, 1943, pp. 94 - 155）。浮雕场景描绘的是墓主人领着他的儿子观看献礼，场景空隙中插入了说明性的象形文字。原浮雕和象形文字都是彩色的，上图是埃及学家制作的黑白摹本。为了分析

^① “马斯塔巴”是埃及古王国时期贵族常用的一种墓葬样式，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因为地上部分是平顶且四壁向上内收，外观像阿拉伯人所用的“石凳”（mastaba），故有此名。卡海夫的马斯塔巴位于吉萨金字塔群近旁，该浅浮雕来自地上部分的祭拜堂的北墙。

的方便，笔者用黑框对几组象形文字分别做了标记，并冠以字母序号 A、B、C、D、E、F、G。

（一）整体场景与核心标题


整体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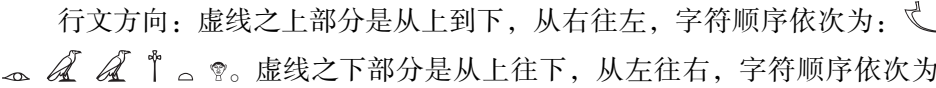

整体场景可分彼此相对的左右两大部分：左侧是墓主人和他的儿子观看献礼，右侧是献礼者带着礼物向墓主人走来。为了突显墓主人的形象，他被描绘得极为高大，而其他人物则明显较为矮小。右侧场景又被横线隔为四栏，是献礼者和他们带来的牛、羊、雁。










核心标题 C

位置：核心标题 C 呈纵列排布，置于左右两部分场景中间。

文字内容（语言内容）：“观看（从他的村子带来的）礼物：牛、野羊、雁。”^①

字符朝向：这组文字的字符朝向是经过创作者精心安排的。以笔者标出的虚线为界，上下两部分的字符朝向正好相反。上部分表达的是“观看礼物”，字符统一朝向右侧的礼物场景，与墓主人朝向一致（其中动物的朝向极为明显，如两个埃及秃鹫字符 ）；下部分表达的是“牛、野羊和雁，从他的村子带来的”，字符统一朝向左侧墓主人，与右侧场景中的礼物的朝向一致。（参 Fischer, 1977, p. 73）这种巧妙安排，应该说是人类早期文明中“版式设计”的一个高峰。

行文方向：虚线之上部分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字符顺序依次为：。虚线之下部分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字符顺序依次为：

字符特点：四个字符与右侧场景中的牛、羊、雁的形象高度一致，体现出埃及象形文字基本符号的图像来源。但是，象形文字内部图符之间的大小比例不以现实为准则，而以节省空间和组合美观为准则，例如，大羚羊的图符与埃及秃鹫和猫头鹰大小相仿，人的手臂与牛的长短相同，猫头鹰图符竟然大于村落的图符，丘陵图符竟然

^① 注意：“从他的村子带来的”这个短语是修饰“礼物”的，在原埃及语中处于“牛、野羊、雁”之后。这段文字的字词详解可参考文后附录。

小于大羚羊图符 .

(二) 场景元素与标签文字


1. 墓主人与标签 A

墓主人的形象



墓主人神情喜悦、姿态舒展地观望着送来的丰盛礼物。他的着装尽显贵族雍容：头佩饰带，颈戴宽项圈，内着长而宽松的下身围裙，外披豹皮斗篷（豹尾从臀后垂到两小腿中间，两个豹爪在左膝和左肩），足履凉鞋。他的姿态悠闲舒适：上半身稍微前倾，倚靠着手杖（右手握手杖顶端，左手自然下垂搭到手杖中下端），重心放在右腿，左腿稍弯而踮脚。

标签 A

位置：墓主人头上方及两侧的场景空白处。

文字内容（语言内容）：墓主人的头衔和名字。笔者标出的长虚线上方，本是墓主人的四个头衔，从右往左呈四个纵列排布，现在残泐严重。^①长、短虚线之间，有一行文字，末尾延伸至墓主人头后方，表达的是“尊者：先王的卡海夫”。短虚线以下，墓主人面前又一次标出了墓主人名字“卡海夫” .

字符朝向：统一朝右，与墓主人共同面向献礼者和礼物。

行文方向：从上到下、从右往左，长短虚线之间的字符顺序依次为 
.

2. 儿子与标签 B

儿子的形象

站在墓主人身后，赤身露体，颈佩项圈，左手抱着父亲的腿，右手伸向嘴巴。

标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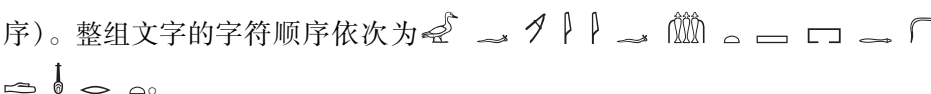
位置：儿子（名为“杰德奈弗利特”）头上方的场景空白处

文字内容（语言内容）：儿子的身份和名字——“他（按：指墓主人）的儿子，他喜爱的人，王室土地的承租户^②，杰德奈弗利特。”

字符朝向：统一朝右，与儿子朝向一致。

^① 这里不再详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Junker (1943, p. 96)。

^② “王室土地的承租户”这一翻译尚不确定。

行文方向：总体上也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但是有一点混乱（以笔者标出的虚线为界，第二纵列在第一纵列的右边，未完全贯彻从右往左的顺序）。整组文字的字符顺序依次为 。

3. 礼物与标签 D、E、F、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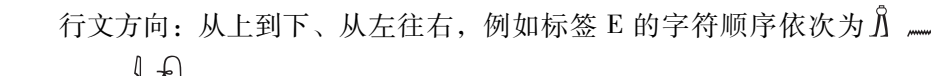
礼物场景






第一栏的牵牛人左手牵着两头肥牛，身体略朝墓主人前倾。第二栏的牵牛人是一个秃发的长者，他用力牵拽着三头牛，但似乎牛不是很顺从，于是他转身用右手去拽一头牛的耳朵。第三栏的两位献羊人分别拖拽着一只肥壮的大羚羊和一只轻健的瞪羚（都是野味），二人姿势相似，都是左手握一只羊角，右手攥着羊的口鼻。第四栏是向墓主人走来的四只不同种类的雁（此栏省略了献礼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纵向空间来容纳与上面几栏一样高度的人）。

标签 D、E、F、G

位置：动物的身体上方的空白处。

字符朝向：统一朝左，与动物共同面向墓主人。

行文方向：从上到下、从左往右，例如标签 E 的字符顺序依次为 。

文字内容（语言内容）：标签 D 表达牛的种类（后方有一个字符残损）是“幼牛” ；标签 E 表达的是“带来幼牛” ；标签 F 表达的是“瞪羚”  这一名称，这里没有标出前面一只大羚羊的名称（ “大羚羊”），可能是遗漏或是出于空间和美学考虑；标签 G 表达的是四只雁的种类：，其中第三种雁是“针尾鸭”，而另外三种具体雁种尚未确知。

（三）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埃及象形文字补充场景的特点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分离和区别的角度看，象形文字以异质于图像的语言补充场景图像在信息准确性上的局限。通过这种异质性补充，场景的主题与人物得以明确。作为语言的象形文字虽然使用的也是图符，但明显有别于场景图像：首先，大小有别，场景图像大，而文字图符小；其次，规则有别，场景图像

□ 符号与传媒 (21)

的大小、位置基本遵循现实规则，模仿非线性的现实空间^①，而象形文字图符的大小和位置则遵循语言的线性规则进行铺排。

第二，从统一和互补的角度看，象形文字以其所兼有的图像性质，实现与场景图像的协调统一。首先，在位置上，象形文字填充于场景的空白处；其次，在形象上，象形文字图符与场景图像遵循同样的艺术法则，当所描绘的是同一事物时，形象完全一致；^②最后，在方向上，象形文字图符与所说明的对象朝向一致，行文的头尾与所述物像的前后相应。可以说，象形文字并非纯然的语言替代物，它通过与场景的协调统一实现某些信息功能和美感功能。

二、象形文字内部的意音互补

古埃及历史的后期经历了希腊和罗马的相继统治（公元前 332 年—公元 641 年），后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公元 641 年），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在外族统治下，埃及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受到巨大的冲击，象形文字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公元 391 年，罗马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极力排斥一切异教，与埃及传统宗教密切关联的象形文字最终被完全抛弃，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③此后至商博良重新破译这种文字（1822 年）的 1400 多年里，无数的好奇者与智者曾揣度这种文字的含义与原理，但都未能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被它的图像性吸引和迷惑，认为各个图符都是充满神谕的神秘符号，或认为这些图符都是记录思想理念的超语言符号，而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符号本质上是记录古埃及语言成分的符号。

与其他几种成熟象形文字一样，古埃及文字为了实现准确表达语言的目标，对图符进行了语言化操作，创造了“意符”和“音符”两种基本字符。商博良成功破译的关键一步，就在于他意识到埃及象形文字中除了意符还有音符的存在。

（一）意符（Ideogram）


例如，核心标题 C 中，“雁”这个词是通过雁的形象来表示的。因为在

① 当然，并非绝对模仿现实，如墓主人被故意夸大，又为了节省空间而把献礼分为上下四栏。


② 更多例子可参威尔努斯（2019，p. 91）。


③ 今天所能见到的古埃及人书写的最晚圣书体文字，是公元 394 年在菲莱岛一所神庙墙壁上的涂鸦。














句子中它是复数，所以重复了三次以喻其多：

 Apdw “雁”（复数）^①


这种通过描绘形象来表现词语的图符就是“意符”。


再如，标签 B 中，表示“王宫”的固定短语  pr-aA（字面义是“伟大的房子”），是用两个意符共同表示的。前者是用房子的形象直接表示“房子”pr，后者则是用柱子的形象喻指“伟大”aA。（注意：在古埃及语中，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

又如，标签 A 中，表示“先王”的固定短语  nTr-aA（字面义是“伟大的神”），是用两个意符共同表示的。前者是用神旗的形象转指（借助邻近关系）“神”nTr，后者还是用柱子表示词语“伟大”aA。

也就是说，利用图符的形象表词的时候，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下面我们再列举一些埃及文中常见的直接意符和间接意符。直接意符，如  r “口”、 ra “太阳”、 mw “水”、 s “男人”、 msi “生子”、 sSn “荷花”、 st “座位”、 abA “权杖”。间接意符，如 （牛头之形）表示 kA “公牛”，（麦穗之形）表示 bty “二粒小麦”，（啤酒罐之形）表示 Hnqt “啤酒”，（否定的手势）表示 n “不”，（风帆之形）表示 TAw “气息、风”。












（二）音符（Phonogram）












例如，在标签 B 的开头，“儿子”一词是用针尾鸭的图符  表示的。因为，在埃及语里“儿子”的读音 zA 与“针尾鸭”的读音 zAt 很相近。这种利用谐音关系来表词的图符就是“音符”。西方学者常常称这种方法为“画谜法”（Rebus Principle），中国文字学里则称之为“假借”。

再如，标签 B 中，在“儿子”一词后面有一个表示物主的代词 f “他”，是用角蛙的图符  表示的，也是基于“他”f 与“角蛙”ft 的音近关系。



^① 为了表示古埃及文字的读音，研究者们使用小写拉丁字母（辅以少量特殊字母和标号）对古埃及文字进行了转写，如将“雁（复数）”一词转写为 ³pdw（参马克·科利尔，2015，pp.3-6）。本文为了排版方便，采用了大小写结合的电脑转写系统（参 Allen，2014，p.17），将一些特殊字母和带标号字母进行了如下转换：³-A, ^c-a, ^b-H, ^b-x, h-X, š-S, k-q, t-T, d-D。

□ 符号与传媒 (21)

除了使用单个谐音图符表词的方法，埃及文字还使用多个谐音图符相拼合的表词方法，尤其是对于多辅音结构的词^①。例如，标签 F 中， gHs “瞪羚”是一个三辅音结构的词，拼合了三个谐音符： (g, 水罐架)、 (H, 绞拧的灯芯)、 (s, 折叠的布)。标签 G 中，第二个雁的名称是  Trp, 也拼合了三个谐音符： (T, 栓动物双腿的绊脚)、 (r, 嘴)、 (p, 芦苇凳)；第三个雁是  (zAt, “针尾鸭”)，拼合了两个谐音符： (z, 门闩)、 (t, 面包)^②。


象形文字使用谐音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语言里有许多词语的意义较为抽象，不易直接画出；二是有些词语虽可以画出但容易误读。前一种情形，如前文提及的  f “他”。再如  xt “东西”中， (胎盘 [存疑]) 表示 x， (面包) 表示 t； xpr “变成”，借用了蜣螂图符； Hna “连同……”（介词）中， (灯芯) 表示 H， (水波纹) 表示 n， (手臂) 表示 a； xA “一千”（数词），借用了藕荷图符。后一种情形，如前文讲过的  zA “儿子”，画出一个男孩儿的形象不难，但是让读者认出表示的是“儿子”而不是“男孩”就很难。

(三) 意符兼音符

象形文字中的图符往往可以兼有意符和音符两种功能，如  既可以用作意符表示“嘴” r，也可以用作音符表示单辅音 r； 既可以用作意符表示“房子” pr，也可以用作音符表示双辅音 pr。

(四) 意音结构





除了单纯用意符表词和单纯用音符表词，埃及象形文字还用意符和音符合成的意音结构表词（类似于汉字中的“形声字”）。意音结构从生成上看有两种基本模式：在意符上补充音符和在音符上补充意符。^③







在意符上补充音符。例如，核心标题 C 中的第一个词  mAA









① 古埃及词语所含辅音有一到四个不等，其中三辅音结构最为常见，四辅音结构极少。














② A 并未得到记录。

③ 孟华先生曾使用“以象定言”和“以言定象”两个说法（参“智慧树”网站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意象的艺术：汉字符号学” <http://coursehome.zhhiuishu.com/courseHome/2028301#teachTeam>）。

“看”，本来可以用意符表示，但为了进一步说明要表示的是“看”而不是“眼睛”，就加了三个音符补充提示“看”的读音： (mA, 镰刀)、 (A, 埃及秃鹫)、 (A, 埃及秃鹫)。这种起补充说明作用的音符叫作“音补” (phonetic complement)。





音补除了用来提示意符的读音，也常用来提示音符的读音，尤其是语音结构较复杂的音符。例如，标签 A 中的  imAxw “尊者”一词，含有一个四辅音音符 (imAx, 流髓脊柱)，以及另外三个对其进行提示的音补： (i, 芦苇花)、 (mA, 镰刀)、 (x, 胎盘 [存疑])。

在音符上补充意符。例如，核心标题 C 中有一个固定短语   aw. t -xAst “野羊”，由  ^① aw. t “羊” (集合名词) 和 ^② xAst “野外、沙漠”两个词复合而成，有趣的是，后面又加了两个意符 (大羚羊) 和 (瞪羚) 来补充说明野羊的具体种类。这种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意符可以叫“意补” (semantic complement)。

埃及文字中的意补可以分为具体型 (specific semantic complement) 和类别型 (generic semantic complement) 两种。(参 Gardiner, 1957, p. 31) 具体型只用于个别词语，如上面所讲的两个羚羊的意补，再如  znHm “蝗虫”中的 (参 Gardiner, 1957, p. 477)。类别型则用于批量词语，表示类属意义，如 (树枝) 常用在木制器具的名称中提示质料，如  wxA “柱”、   afdt “箱”、  iAAt “杖”、  wsr “桨”，等等^③。

(五) 小结

如果强调象形文字内部两种符号的异质性，可以说意符是图像性的符号，音符是语言性的符号。音符通过对语词读音的体现，缓解了图像直接表现语词 (尤其是抽象语词) 的困难，而优化了的意音结构从图像和语音两个方面出发，使语词的记录更加简便而明确。从上述内容来看，意音互补的象形文

① 含一个音符 (awt, 农民用的曲柄杖) 和三个音补： (a, 手臂)、 (w, 小鹌鹑)、 (t, 面包)。

② 用作意符，描绘的是丘陵地带。

③ 这些例子中， 之前的字符都是音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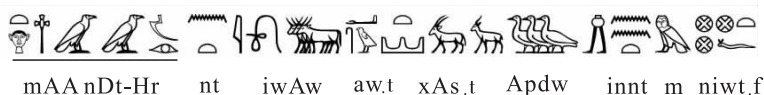
字系统实际上也是一个语象互补的符号系统。

结 语

综上,不论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和场景的关系,还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内部意符和音符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象形文字的“语言-图像”双重编码性质,或者说“视觉-听觉”双重编码性质。视觉和听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最重要的两种知觉,埃及象形文字向我们展示了这两种知觉是如何地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这同时启示我们,象形文字的研究必须在语言和图像的关系中进行,忽视其中的哪一个都容易出现偏差。孟华先生从符号学角度提出“合治文字观”,认为:“文字的性质,是在文字与‘听’的语言、文字与‘看’的象符号的双重互动关系中被定义的。”(2008, p. 11)这种语象“合治”是现代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充满了语图平面设计感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为现代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无尽的宝藏和灵感。

附录:卡海夫浮雕中的象形文字详解

(一) 核心标题 C



(画线部分行文方向是从右往左)

观看(来自他村子的)礼物:牛、野羊和雁。




(Seeing the gifts of cattle, wild goats and geese, which are brought from his village.)











(1) mAA “看”,含有一个意符 (眼睛)和三个音补:
 (mA, 镰刀)、 (A, 埃及秃鹫)、 (A, 埃及秃鹫)。



(2) nDt-Hr “礼物”,这是一个固定短语,字面义尚不清楚。
 (Faulkner, 1962, p. 144)









(3) nt,是所有格形容词“n”的阴性形式,与前面的 nDt 保持一致,都含阴性词尾 t,语法意义类似于英语里的“of”。

(4) iwAw “牛”(复数),是 iwA “牛”的复数形式,含一个复




写三次的意符^①和两个音补： (i, 芦苇花)、 (wA, 捕套)。



(5)  aw. t xAst “野羊” (参 Faulkner, 1962, p. 39), 这实际上是一个短语, 其中 aw. t 是集合名词“羊”, 含一个音符 (awt, 农民用的曲柄杖) 和三个音补: (a, 手臂)、 (w, 小鹤鹑)、 (t, 面包);  xAst “野外、沙漠”含一个意符 (丘陵地带); 这个短语之后加了两意补: (大羚羊)、 (瞪羚), 以形象补出了野羊的具体种类。

(6)  Apdw “雁” (复数), 含一个复写三次的意符 (雁)。

(7)  innt “带来的 (东西)”, 是动词 ini “带来”的现在分词形式 (科利尔, 2015, pp. 140 - 142), 修饰前面的名词短语 nDt-Hr “礼物”, 并与其保持一致 (都有阴性词尾 t)。此文字形式含有一个合体意符 (碗 +  行走的双腿, 双腿带来了一只盛食物的碗) 和一个音补 (n), 两个音符 (n)、 (t, 面包)。这里双腿的方向与右侧献礼者的腿的方向一致。

(8)  m “从……” (介词), 含一个音符 (m, 猫头鹰)。

(9)  niwt “村子” (复数), 含有复写三次的意符 (有交叉道路的村子) 和一个音补 (t, 面包)。






(10)  f “他的” (后缀代词表物主), 含一个音符 (f, 带角的蝰蛇)。






(二) 标签 A

 (从右往左)

aAnTr n kA Hif imAxw

尊者, 先王的卡海夫。(The revered one, Kaihif of the King.)



(1)  imAxw “尊者”, 含有一个四辅音音符 (imAx, 流髓脊柱) 和三个音补: (i, 芦苇花)、 (mA, 镰刀)、 (x, 胎盘?)。



(2)  kA Hif “卡海夫”, 含有四个音符: (kA, 举起的双臂)、 (H, 绞拧的灯芯)、 (i, 芦苇花)、 (f, 带角的蝰蛇)。注意: 此名

① 因空间有限, 只表露出重复的痕迹。

□ 符号与传媒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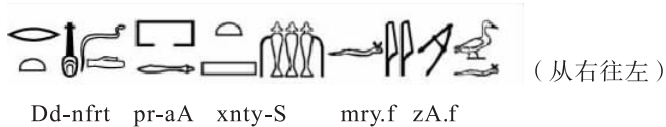
字在墓主人面前又出现了一次。

(3)  n, 所有格形容词, 意义相当于英语里的“of”, 含有一个音符:
 (n, 水波纹)。



(4)  nTr “神”, 含有一个意符  (神旗的形象代指“神”)。



(5)  aA “伟大”, 含有一个意符  (柱子的形象比喻“伟大”)。




(三) 标签 B





他的儿子, 他喜爱的人, 王室土地的承租户, 杰德奈弗利特
(His son, his beloved, the leaseholder of the court, Dednefret)




(1)  zA “儿子”, 含一个音符  (针尾鸭, zA)。









(2)  f “他的”, 是一个用作物主的后缀代词, 含一个音符  (f, 带角的蝰蛇)。

(3)  mry “喜爱的人”, 含两个音符:  (mr, 锄头)、 (y, 两朵芦苇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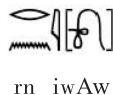
(4)  f “他的” (同第 2 条, 后缀代词用作物主)。

(5)  xnty-S, “王室土地的承租户” (此解释存疑), 这是一个固定短语, 其字面义尚不确定。

(6)  pr-aA, “王宫”, 这是一个固定短语, 字面义是“伟大的房子”, 含两个意符:  (pr, 房子) 和  (aA, 伟大)。




(7)    Dd-nfrt, “杰德奈弗利特”, 这是墓主儿子的名字。含五个音符:  (D, 眼镜蛇)、 (d, 手)、 (nfr, 心脏和气管)、 (r, 嘴)、 (t, 面包)。

(四) 标签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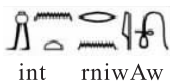


幼牛 (复数) (young cattles)








(1)  m “幼小”，含有两个音符： (r, 嘴)、 (n)。


(2)  iwAw “牛” (复数)，含有两个音符： (i, 芦苇花)、 (wA, 捕套)。

(五) 标签 E



带来幼牛 (bringing young cattle)




(1)  int “带来”，它是动词 ini “带来”的不定式形式，语法意义大致类似于英语里的 *v. -ing* 形式 (科利尔, 2015, p. 75)。 含有一个合体意符 (碗 +  行走的双腿，双腿带来了一只盛食物的碗) 和两个音符 (n)、 (t, 面包)。

(2)  m iwAw “幼牛”，参标签 D 的解释。

(六) 标签 F







瞪羚 (ghs)

(1) 此词含有三个音符： (g, 水罐架)、 (H, 绞拧的灯芯)、 (s, 折叠的布)。

(七) 标签 G



(1)  r 表示某种尚不清楚的雁名，含一个音符： (r, 嘴)。

(2)  Trp, 表示某种尚不清楚的雁名，含有三个音符： (T, 栓动物双腿的绊脚)、 (r, 嘴)、 (p, 芦苇凳)。

(3)  zAt “针尾鸭”，含有两个音符： (z, 门闩)、 (t, 面)

□ 符号与传媒 (21)

包)。

(4) 𓆎 s, 表示某种尚不清楚的雁名, 含一个音符: 𓆎 (s, 折叠的布)。

引用文献:

科利尔, 马克 (2015). 古埃及圣书字导读 (陈永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孟华 (2008). 文字论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威尔努斯, 帕斯卡尔 (2019).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理. 载于克里斯坦 (主编). 文字的历史: 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 73 - 9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llen, J. p. (2014).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ulkner, R. O. (1962).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Ashmolean Museum.

Fishcher, H. G. (1977). *The orientation of Hieroglyphs: Part 1. Reversal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ardiner, A. (1957).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 3r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ker, H. (1943). *Giza VI: Bericht über die vo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auf gemeinsame Kosten mit Dr. Wilhelm Pelizaeus unternommenen Grabungen auf dem Friedhofes Alten Reiches bei den Pyramiden von Giza*. Wien, Leipzig: Hölder-Pichler-Tempsky A. G.

作者简介:

陈永生, 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埃及学博士后。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古代象形文字之间的比较研究 (包括古汉字、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玛雅文字等)。

Author:

Chen Yongsheng, Ph. D. of Chinese Philology and Post-doc of Egyptolog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Field of research is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ncient pictographic writing systems (Chinese, Egyptian, Sumerian, Mayan, etc.).

Email: yongshengch163@163.com